

礼貌与文化

卢志宏

(安徽大学 外语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 礼貌现象是中西方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一种社会规约,礼貌现象有其跨文化一致性,同时也具有各种文化的自身特点。本文在总结中西学者对礼貌原则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礼貌现象相异点的由来及其在语言形式、词汇、语法和会话结构三方面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 礼貌;词汇形成;语法结构;会话结构

中图分类号: H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63(2001)03-0094-03

Politeness and Culture

LU Zhi-ho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 Politeness phenomenon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discussed by pragmaticists. As a social convention, politeness phenomenon possesses cross-cultural homogeneity and also specif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the summary of research done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on politeness princi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sources of difference in politeness phenomenon and its reflection on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xical form, grammatical and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Key words: politeness; lexical form; grammatical structure;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礼貌与文化是中西方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拟从文化根源、词汇形式、语法结构和会话结构四大方面对文化与礼貌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中西礼貌差异之文化根源

中国的“礼貌”可以追溯到古书中所说之“礼”。《论语》中便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此外,“正名”就是要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的等级关系。死的表达方法也因人而异,皇帝为“崩”,嫔妃为“薨”,士为“卒”。礼貌用语上的区别便是中国封建社会重级别差异的社会观念的折射。《管子·五辅》中亦有“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这种上下、贵贱、长幼、贫富之别是礼的根本。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中的礼是建立在等级差异基础上的。为了体现等级、差距,中国人的礼貌用语使用“贬之尊人”的原则,人为扩大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相对权势,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而西方人恰好相反,在他们眼中“人们生来便是平等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并无贵贱、长幼之别。社会地位的差异是相对的,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善,人与人之间完全

平等。为了体现平等,西方人的礼貌用语多采用一致性(solidarity)原则,拉近说话人和受话人的关系。因此,中国人的礼貌系统侧重于尊敬礼貌系统(deference system)和等级礼貌系统(hierarchy system)。而西方人则侧重一致性礼貌系统(solidarity system)。

此外,中国文化重视人与社会和谐统一。为了维持这种和谐,任何人都要从他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有明显的他人取向(other oriented)。这种取向使得中国人不惜迎合别人,对待别人态度热情,习惯于将他人的积极面子(即对积极公众形象的追求)看得比消极面子(不被对方强加的愿望)更为重要,而采用关联方略(involve ment strategies)。而西方人恰好相反,重视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自我个性的发展,把自己看作自主、独立的实体,追求差异、追求自由。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独立发展的要求,使消极面子比积极面子更加重要。为了避免干涉对方的自由,西方人多采用独立方略(independence strategies)。根据 L. R. Mao 的“相对面子指向的构想”,中国文化中礼貌指向为理想社会同性(ideal social identity),而西方文化中礼貌指向却是理想的个人自主性

收稿日期: 2001-03-26

作者简介: 卢志宏(1978-),男,汉族,河北平山人,安徽大学外语系九九级研究生。

(ideal individual autonomy)。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中的等级和趋同观念使中国人注重礼貌中的“贬己尊人”准则且多采用并关联方略,而西方文化中的平等和独立原则导致西方注重礼貌中的一致原则,且多采用独立方略。

二、礼貌表现形式之异同

1、词汇形式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一定的词汇形式除具有一定的字面语义内容之外,还可能具有相应的会话含义,当这种会话含义可能威胁到对面子时,一般说话人会采用较为隐晦、较为间接的词汇形式来传达自己的真实意图或言外之意。这种委婉、间接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就是礼貌。

A: I thought the film was good tonight.

(我认为今晚的电影很好看)

B₁: No, I don't think so. It was very dull.

(不,我不这样认为,那部电影乏味极了)

B₂: Yes, quite good, But some parts are rather boring, don't you think so?

(是的,不错。但有些部分却很枯燥,你说是吗?)

显然,B₁,B₂均不喜欢那场电影,但B₁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而B₂却首先肯定对方的判断,而后语气转折,用反意疑问句形式,运用商量的语气来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相比之下,B₂的回答更加礼貌,因为他遵循了一致准则(maxim of agreement),尽量保持与别人的一致,缩小与别人的差异,语气更加婉转。顾曰国将这种委婉含蓄的交际策略定义为汉语礼貌原则中的“温文尔雅”准则。它要求说话人表现得有风度、有教养,尽量使用高雅的语言,避免粗言秽语。Leech的间接层级(indirectness scale)对“温文尔雅”这一准则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间接层级将礼貌用语中的雅言和秽语作为一个阶的两个端点。从雅言到秽语是一个由礼貌至少礼貌逐渐递减的过程,其它一些表达方多介乎其间。例如:要某人离开,可以说“对不起,我还有事”(雅言)或“滚蛋”(秽语)介乎两者之间的有“你还有事吗?”“你该走了。”“你走。”“出去!”由此可见,这种有教养的间接表达方式是中西文化对礼貌的共同要求。

另外,在涉及一些人们羞于启齿或可能引起对方反感的事物所采用的委婉语也属于这一类,其中包括有关死亡、排泄、性行为等事件的表达。

虽然中西文化中礼貌在词汇选择上有相通之处,但由于各种语言内部词汇系统不同,相同情境中,系统中可供选择的范围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社会指示语上。社会指示是反映说话人,受话人及其他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及其相互社会关系的指示系统。中文礼貌用语中的谦辞和敬辞是社交指示的典型代表。中国人礼貌的核心便是“自卑而尊人”。“自卑”即涉及与自己有关的事,说话人应表现地较为谦逊、甚至卑微,而提及与对方有关的事情时则要尽力抬高对方,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这种贬己尊人的礼貌原则在谦辞、敬辞系统中体现尤为明显。在说及自己时,中国人会在称谓前加上“鄙”、“贱”、“拙”、“愚”等字,如“鄙人”、“鄙姓”、“贱内”、“拙荆”、“愚见”等,在涉及对方时,称谓前往往往有“尊”、“高”、“贵”、“令”等字,如“尊府”、“尊夫人”、“高见”、“贵

国”、“令郎”等。这种尽力抬高对方,尽力贬低自己的表达方式在古典文学中尤为多见。例如: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

——诸葛亮《出师表》

贾政亦含泪启道:“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凤鸾之端。今贵人上赐夫恩,下昭祖德,……且今上体天地生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见能报效于万一”。

——曹雪芹《红楼梦》

诸葛亮乃之国之名相,却称自己为“苟全性命”、“卑鄙”之人,刘备对他的造访也是“猥自枉屈”。贾政是清朝豪门旺族之后,却称自家为“草莽寒门”,家人乃“鸠群鸦属”。这种看似违反质量准则(maxim of quality)之词在汉文化中由于遵循“贬己”准则而被视为礼貌用语。英语中虽然也要求谦虚和赞扬他人,但程度远不及汉语,且过分的“贬己尊人”将被视为对质量准则的违反,而有虚情假意之嫌。英语中社会指示根据Levinson的划分,只有两大类,一类为关系型,一类为绝对型,只有在后一种类型中,且当说话人和受话之间的社会地位极为悬殊、场合非常正式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尊敬或等级礼貌系统,一般情况下均采用一致礼貌系统,体现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人际关系,对于认识的人不论地位贵贱,均直呼其名。在汉语中,经常有诸如“王部长”“李老师”之类的称呼,在英语中“minister”和“teacher”很少直接用在称呼语中。

2、语法结构

英语属形合型语言,言语中各部分靠严格的语法规则结合在一起,对句型、态、时、体的要求较为精确,同一种意思可以有不同句法结构与之相应。而相比之下,汉语属意合型语言,言语中各部分靠语义内在联系形成连贯,没有纷繁复杂的照应形式。反映在礼貌用语上,英语中为了实现同一礼貌目的,有相多较多的表达形式,各种形式间有礼貌层级上的区别。这种渐进的形式区别是汉语中望尘莫及的,汉语中往往使用词汇手段加以补足。以向人借钱为例,英语中至少有六种表达方式:

a) Lend me some money! (借我点钱!)

b) I want you to lend me some money. (我想让你借我点钱。)

c) Will you lend me some money? (愿不愿意借我点钱?)

d) Can you lend me some money? (能借钱给我吗?)

e) Could you lend me some money? (能不能借钱给我?)

f)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you to do me a favor by lending me some money? (能不帮个忙借点钱给我?)

a)句用祈使句,命令口气,语气最强。b)句用陈述句。语气次之。c)—f)句用疑问句,商量口气,语气较弱。其中由于will, can和could it be possible四种情态结构语气上由强到弱,其礼貌层级也从最不礼貌到最礼貌逐层递增。句型变换导致的礼貌层次差异在汉语中有对应形式,而情态动词的语气差异导致的礼貌层级的变化却是英语中特有。英语中的情态语言形式能够缓和断言和指令的说话语气,给听话人更

大的选择范围。情态动词大致可分为两类:从位情态动词如:would/should/might/could,主位情态动词如:will/shall/may/can。相比之下,从位情态动词有更高的礼貌层级,语气更加委婉(见例e,f)。时态和条件从句亦有此种功能。

g) I think I'll come with you.

h) I thought I'd come with you.

i) I thought I'd come with you, if you don't mind.

以上三例,h)使用过去时,语气较委婉,i)不仅使用过去时,而且附加了if条件从句,表明希望自己提出的请求得到对方认可,语气最委婉,礼貌层级也最高。这种通过情态动词、时态、以及从句等语法结构来体现礼貌层级的用法为英语所特有。

另外,还有习惯表达法上的差异,在饭店里点菜时采用的招呼语,英语中一般采用较为礼貌的说法:“Could you bring us two beers, please?”或“Could we have two beers, please?”。而汉语中通常采用“老板(小姐),来两杯啤酒。”这种直呼其名的方式。以上的这些区别均为两种语言本身差异的必然结果。

3、会话结构对比

会话结构是交谈双方的话语组织形式,是思维模式在会话过程中的集中体现。中国人通常采用螺旋型思维模式,话语整体结构包括多次话轮转换(turntaking),经过谈话双方多次协商之后,才能完成一个交易(exchange)。会话过程中双方关系的协调(ongoing negotiation of relationships in the interaction)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这种情况在礼貌会话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在邀请对方,对听话人有惠无损的情况下亦如此,受邀请人推三托四,邀请人一再坚持。一方面,受邀请人要一再试探对方是否真心,是否只是礼节性的邀请,而非真实邀请。过早接受邀请则会有失于礼节。另一方面,邀请人只有一再坚持,才能体现自己实属真心实意。因此在汉语中,受邀请方如果一再推辞,交谈双方的协商会无限制进行下去,直到受邀请方同意为止。例如:

甲:明晚来家里吃饭吧。

乙:算了吧,我还有些事要做。

甲:有事做也不能不吃饭呀,千万别客气。

乙:到您家去,又要给您添很多麻烦。

甲:不麻烦,我们也没把你当外人,吃顿顿饭而已。

乙:那好吧,要不要带点菜去了。

甲:千万别,家里有的是。就这样说定了,到时给你打电话。

乙:好,我一定去。

上述邀请经历了四个轮次才算最终完成,邀请方和受邀请方经过屡次协商才达成一致。而西方人多采用直线型思维模式,说话往往直截了当。一次交易往往只需几个轮次便可以解决。而且西方人重视个人独立及个人自由,再三邀请会威胁到对方的消极面子,给人强加于人之感,因此西方人一般采用独立方略。邀请过程中,如果受邀请方说出“Thank you, but I have something to do.”之类的话,邀请方便不再坚持。“恭敬不如从命”与追求独立自主的文化差异导

致了邀请时会话整体结构的不同。

汉英礼貌用语在局部会话结构上也存在明显差异。首先,从会话结构的开始和结束阶段来看,日常打招呼,汉语中一般使用称谓“王老师”、“王师傅”,或使用自己观察到的有关对方的信息,明知故问,以示关切。常用的招呼语有“上哪儿去?”“吃过了吗?”“上自习啊?”等。日常会话中也如此,中国人常询问对方的工资、年龄、婚姻状况等“套近乎”方式,来缩短心理距离、体现自己对别人的关心。而西方人对此却闭口不谈,视之为隐私,常使用“Hi”、“How are you?”、“How do you do”等无关痛痒的话。中国式的招呼语涉及他人的一举一动,在西方人看来,是对他们隐私的粗暴干涉,威胁到消极面子。中西文化观念的迥异决定交际策略的差异。在交际双方会话中相邻对(adjacency pair)的构成上亦有区别,突出表现在期待的第二部分(preferred second part)即说话人希望得到的受话人的回答。以东西方人对夸赞的反应为例。晚饭过后,客人会赞扬主人的厨艺“Thank you for such a delicious meal”(谢谢你做的美味晚餐)。西方人会回答“Oh, thank you very much”采用“赞美+感谢”的施事结构,而在汉语中主人会回答“没什么,菜做得不好”,采用“赞美+谦虚”的施事结构。同样是对待赞扬,中国人谦恭,西方人感谢。在相同情景中,说话人意思相同,受话人反应完全相反,礼貌与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其背后的决定因素。

三、结语

礼貌是各种不同文化都必须遵守的社会行为准则,也成为人们文明与否的显著标记。但由于受地理、历史、宗教等文化因素及语言自身特点的制约,礼貌现象表现也不尽相同。在认识到礼貌的普通性的基础上,对礼貌特殊性的研究,必须从文化角度予以剖析。本文不揣浅陋,粗略探讨了文化与礼貌之间的关系,希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 [1] Levinson, S.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UP, 1983.
- [2] 许余龙. 对比语言学概论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9.
- [3] 何兆熊. 语用学概要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9.
- [4] 何兆熊. Study of Politenes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Cultures, [J]. 外国语, 1995, (5): 2-8.
- [5]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6] 王建华. 礼貌的相对性 [J]. 外国语, 1998, (6): 18-22.
- [7] 顾曰国. 礼貌、语用和文化 [J]. 外语教学和研究, 1992, (4): 10-17.

责任编辑 张国申